

红嘴巴小鸟4

目 录

| | |
|---------|-------|
| 夏雨 | (1) |
| 题王许威武 | (18) |
| 惩罚 | (38) |
| “侃协”秘书长 | (49) |
| 啊,那片红旗 | (62) |
| 三级陪酒员 | (83) |
| 渡桥 | (102) |
| 影子 | (127) |
| 太阳的滋味儿 | (140) |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 | |
|----------|-------|
| 空箱子 | (159) |
| 金虫 | (172) |
| 骗术 | (179) |
| 演员村和观众村 | (186) |
| 梦断三角蛋 | (192) |
| 红嘴巴小鸟 | (210) |
| 少年刘大公的烦恼 | (219) |

诚 谢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第一辑)终于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在此我们衷心感谢这些为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辛勤耕耘的作家们,感谢他们慷慨地将自己最为精彩的篇章奉献给孩子们,让我们的孩子在阅读这些精品佳作的过程中,得以获取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系制作了精美插图的绘画作者以及其他所有为这套书系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我们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的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愿为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与我们共同构建这一书系。我们将竭诚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思想和灵魂的桥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七年一月

祝你永远做一个快乐的孩子！

——张之路

夏 雨

—

高一的化学老师得了颈椎病。

最初,他只是脑袋不能灵活转动,后来胳膊不再能举起粉笔,再后来腰不再能直立。最后一天,他让儿子背着他来到学校,坐在一把椅子上,轮流向他教的六个班的学生告别。

他的儿子将一根火柴递到他手里。他颤抖地举起手,将火柴在黑板上一擦,随着一个小小的爆破声,火柴燃烧起来……

他说:“你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能在黑板上划着火柴?现在我告诉你们,劲头儿太大了不行,劲头儿太小了也不行,熟能生巧……”

他的手仿佛已经失去知觉,直到火柴在他手中全部熄灭。

他走了,给同学们留下了一个一语双关的名字——他叫王水。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名字,但在化学药品中,王水是硝酸和盐酸的混合液,王水能溶解金子……

化学老师的突然病倒,给校长来了个措手不及。他万万

001

红嘴巴·小鸟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想不到这位正值壮年的骨干教师竟是这样容易被病魔打倒，而且这样迅速。他现在没有多余的化学教师来替补，况且王水老师已经把化学课推到了一个其他老师难以企及的高峰。

学生们的情感在短暂的留恋之后，注意力便很快地转移了。他们不再关心王水老师到底是住了院还是在家休养……他们开始密切地关注化学老师的下届人选——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谁将与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共度高考难关。

而高一(2)班的学生们情绪就更加亢奋，因为在失去化学老师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自己的班主任。也就是说，未来的化学老师不但直接影响他们的化学成绩，同时还将担任他们的顶头上司——直接干预他们的生活与前途。

于是，他们四处宣扬：他们绝对不要庸才，他们是吃过螃蟹黄儿的，请不要用炒鸡蛋加点醋来糊弄他们。

二

三天以后，一位陌生的小女人在校长的陪同下走进了高一(2)班教室。于是，男同学不约而同地“哟”了一声，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女人的不恭。而女同学则一起鼓掌，尽管她们当中也有人不喜欢女教师，但为了掩饰她们心灵深处的情感，也跟着鼓起掌来。只有一位坐在最后边的女同学，既没有鼓掌，也没有“哟”，她只是瞪着明亮的眼睛望着新来的女教师，眼睛里流闪着友好与希望。她是一个星期前才从另一所学校转来的，她既不明白男同学为什么“哟”，也不明白女同学为什么鼓掌。

这一切，女教师尽收眼底，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使她泰然自若，遇事不惊。经验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她微笑着把目光洒遍整个教室，只是把目光在那位女同学的脸上稍稍停顿了一下。女教师虽然长得小巧而纤细，但显得干练而整洁；身材笔挺，头总是微微地昂着。她身上的衣服一尘不染，头上没有一根乱发。她会使人想起一个非常精细的仪器部件。

“我叫夏雨！”女教师已经站在讲台上，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名字。

那板书很工整但不帅气，仅这一点就比不上王水老师了。学生们不免有些失望。

有人嘻嘻地笑起来：“下雨？下雹子不下？”

夏雨转过身来笑笑：“下雹子是需要条件的，当高空中水滴凝聚的时候，如果温度低于零度，水滴才会凝成冰。我的温度不够，冷冻不起来，所以……我只会下雨。”

往常，这种语言只会引起一些善意的笑声。

夏雨没有想到，她的话音刚落，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笑声分明包含着嘲弄的意味。

她感到莫名其妙。

她不说话，只是平静地挨个观察大家。

她看见了一个男同学铁青的脸，那眼里充满愤怒甚至含有敌意。夏雨知道，这就是刚才问“下雹子不下”的那个同学。但关键的一点夏雨不知道——他的外号叫“冷冻虾”。

“冷冻虾”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只有十六岁，却不知怎么练成了一双尖刻的眼睛。他总是怀有敌意地去观察一切人、一切事物。别的同学帮老师拿教具，他必定会说：“学习不好，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也不用在这上头下功夫呀！”别人站在窗台上擦玻璃，他必定会说：“为了让老师表扬，摔到楼底下可不值得！”谁要是带个什么新鲜东西到学校，他必定会说：“这有什么呀！还指不定是哪儿来的呢！”学习成绩好的他妒忌，以为是请了家庭教师；学习成绩不好的，他则放肆地嘲讽。

别人对他有多少好处他全都记不住，而只要有一点点小事得罪了他，他就会牢牢记住，而且必定要进行报复。

他把尖刻当成聪明。他自己没有朋友，也以为任何人都没有朋友。因此，他得到“冷冻虾”这个外号，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瘦，或是因为他总是弓着腰走路。

现在，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夏雨在公开地嘲弄他。

“兔子，等着瞧！”他用了一句动画片中的台词在心里暗暗骂道。

这一切，夏雨都不甚了了。她猜想她刚才的讲话可能是犯了这位同学的什么忌讳。

等教室里安静下来后，她翻开教案说：“王水老师已经给你们讲到了‘催化剂’一节，还没有讲完，我现在继续把它讲完——”

她熟练地用一只灰白色的细长塑料勺从一只玻璃瓶中取出一勺亮晶晶的粉末，轻轻地放到一个小玻璃杯中。

“这是铝粉，现在我们试着用火柴点燃它。”说着，她拿起一根火柴，划着了它。

一切都符合操作规程，而且熟练规范。可教室里有人窃窃私语起来。夏雨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不免有些慌张，她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错了规矩。

她哪里知道,她的前任不是这样划火柴的。王水老师划火柴根本不用火柴盒上的磷片,而是头也不回,挺直腰板,十分潇洒地在背后的黑板上轻轻一蹭,火柴便燃着了。这是王水老师的绝活。你不要小看这点儿绝活,当王水老师第一次与学生见面,略使这个小技的时候,学生们全都惊呆了。下课之后,学校门前副食店的火柴立刻脱销了。黑板前的地下堆满了废弃的火柴梗——居然没有一个同学可以划着。

这点儿绝活镇了几届学生。

可夏雨老师没有这绝活,她只会机械地用火柴凑近铝粉,然后像背书一样地说:“你们看,铝粉用火柴是很难点燃的。”然后又故意提高嗓门,“但是——假如我加一点碘进去——”

她还是不失熟练地从一只棕色的玻璃瓶中取出几颗紫色的小晶体,放到铝粉上,然后又用那种小孩子都会用的划火柴的方法点燃了火柴,凑近了铝粉。

先是一小股紫色的烟雾升起,接着铝粉便真的燃烧起来,放出了黄色的火焰。

学生们安静下来,静静地观看着。

“碘就是铝燃烧的催化剂!”夏雨说。

以往夏雨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像说相声抖包袱一样,总是斩钉截铁,神采飞扬。今天,不知为什么,她有点软弱无力,就像碘和铝本身那样毫无生气。

“请问,糖在燃烧的时候催化剂是什么?”“冷冻虾”突然毫无顾忌地问。

全班同学的目光一齐向“冷冻虾”看去。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冷冻虾”在挑衅,他明明知道糖的催化剂是什么,因为王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水老师已经用白糖做过实验……

那回，王水老师把白糖撒在铁网上，然后潇洒地划着一根火柴，又悠闲地点着一支香烟。正当学生们大吃一惊——不明白老师上着课何以抽上了香烟，王水老师把烟灰轻轻弹在白糖上，然后用火柴去点燃……白糖燃烧起来。

比起王水老师，夏雨讲的课简直就像白开水，无色无味儿。王水老师讲课时举的例子总是标新立异，奇特而又充满趣味。好多例子是书本上没有的，因此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这位新来的夏雨知道么？同学们都在看着她。

很可惜，夏雨虽然是师范学院的好学生，有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在原来的学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她毕竟不是全知全能的，这个出自“闲书”的例子她刚好不知道。

有人把教师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有学有术的，比如像王水老师那样；第二种是不学无术的，是谁就不好说了，反正这种教师也不多；还有一种叫不学有术的，这种教师虽然学问不多，但是很有办法，“花架子”不少，学生们知识不多，年龄尚小，根本看不出来；最后一种就是有学无术的，虽有满肚子学问，学生却不买账。实践证明，这不学有术的往往会战胜那些有学无术的，教师如此，其他行业也相差无几。

夏雨到底属于哪一种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夏雨稍稍愣了一下，形势逼得她避实就虚，矛头一转：“好！谁来回答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她的脸微微红了，她觉得身上脸上有些发热。

没有人举手。

“好！你来说说。”夏雨点着一个就近女学生的桌子说。

那位女同学摇摇头。

夏雨又指了指后边一个胖胖的男学生。

那个胖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急促地将目光向“冷冻虾”那边掠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

这一刻，夏雨忽然发现了胖男生那躲闪的目光。她开始怀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知道了故意不肯说？她有点后悔了：刚才“冷冻虾”提出问题时，她就该老实地承认不懂。以前她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这是怎么啦？真是神差鬼使，好像在被人牵着鼻子走——她意识到她已陷入被动。

“我看谁知道……”她心里已经有几分的慌乱。

没有人回答，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心中明白，现在已经不是谁知道谁不知道的问题，而是变成了谁站在夏雨一边，谁站在“冷冻虾”一边的问题。这一点，从学生们躲闪的目光中，夏雨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

只有那双眼睛还在明亮地望着她。已经近于绝望的夏雨，心中燃起了最后一线希望。

“请那位女同学说说。”

女同学站起来说：“香烟灰可以当做糖燃烧的催化剂！”

顿时，夏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发现那女同学非常美丽，修长的身材，漆黑柔软的短发，秀美的脸庞，眼睛里有天使一般纯洁而善良的光芒……

“真聪明呀！”不知谁怪声怪气地说了一句。

夏雨的心完全被女孩子吸引住了，不由得问：“书本上没有，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女孩子稍稍犹豫了一下说：“这是王老师在一节课中





讲过的。”

立刻，教室里响起一片嘈杂的声音，夏雨不由得一愣，心里全都明白了。她走回到讲台前说：“如果这位同学不说，我实在不知道糖燃烧的催化剂是什么，谢谢你！”

从上课到现在，教室里第一次出现了和缓的空气，看得出不少人对夏雨的坦诚表示赞赏，只有“冷冻虾”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

回到教研室，夏雨心中沉甸甸的。这一节课“栽了”。更使她难过的是她不是没本事，而是觉得这节课她就像被什么捆住了手脚，使她那精辟的语言，丰富的学识根本发挥不出来。同时她也不明白这些学生为什么这样不友好。这就更使她对那个女孩子产生了好感。现在她知道了她叫宋爽；那个阴阳怪气的同学叫孙成，当她听说他的外号叫“冷冻虾”的时候，夏雨笑了，课堂上的不愉快全都烟消云散了。

夏雨想错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三

两天之后的下午，上课铃刚刚响过，夏雨收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她们班的一个女同学被扣在邮电局旁边的派出所，名字叫宋爽……

当夏雨骑着自行车赶到派出所时，浑身的衣服已经全部被汗水湿透了。

宋爽可怜地坐在一张木条钉成的椅子上，眼睛红红的。她的前面坐着一位女民警和一个穿着邮局制服的男人。

看见夏雨进来，宋爽就像见到了亲人，眼泪流淌下来。

女民警将一张绿色的汇款单推到了夏雨面前。夏雨揩去流到眼睛中的汗水。她看见取款单收款人一项中写着宋爽的名字，汇款额是伍拾元，寄款人是个陌生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夏雨抬起头不解地问。

“这张汇款单是伪造的，伪造得十分可笑。汇款单是花了二分钱从邮局买的，可上面的印章却是邮局发行纪念邮票用的首日封纪念邮戳，这种戳子在集邮门市部的柜台上是可以随便加盖的……这位女同学就拿这个来取钱……”女民警不无嘲讽地说。

“这不是我伪造的，这是别人交给我的……”宋爽大声地说，样子显得十分令人同情。

原来今天上午下了第四节课，宋爽正要去食堂吃饭，一位根本没见过面的男同学在路上拦住了她，友善地递给她这张汇款单，说是从传达室帮她拿来的。宋爽正要道谢，那位男同学已经走了。

宋爽根本不知道领这种汇款单需要本人签字，也从来没遇到过有人给她汇钱的事。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伎俩，她却一无所知。她只是奇怪是谁寄来的钱，就这样来到了邮局……

夏雨明白了，这是有人在搞恶作剧，故意出宋爽的丑，太过分了！她的脑子里立刻闪出“冷冻虾”那阴阳怪气的表情。

“她绝不会做这种事，这是有人在故意陷害她，她是个非常好的学生！”夏雨激动地说。

听夏雨这样一说，女民警和邮局职员的表情变得友善起





来。他们开始安慰宋爽，以弥补刚才对宋爽的过分严厉。

出了派出所大门，夏雨和蔼地对宋爽说：“这件事不要和同学讲，下午也不用上课了，回家洗洗脸，明天再来，跟没事一样，记住了吗？”

“记住了！”宋爽感激地点点头。

“以后见到那个给你汇款单的男同学悄悄告诉我。”夏雨说。

宋爽又点点头，走了。望着宋爽的背影，夏雨觉得她很坚强。

夏雨的心情变得十分烦躁起来。第一节化学课没有取得成功，现在又出现了汇款单的事情。这事虽然可恨，但派出所绝不会为此立案侦查……一种劳倦的感觉渐渐充满她全身。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就像岔了气，夏雨只好蹲下来，她每次生气就这样做。

几天过去了，汇款单上的笔迹和“冷冻虾”的大相径庭。那个送汇款单的男同学根本找不到，就好像这个人根本没出现过一样。

为了扶植正气，夏雨让宋爽当了生活班委。

四

天儿太热了，本来昨天晚上阴云四合，电闪雷鸣，结果连一个雨星儿也没下。希望破灭的人们于是显得更加烦躁不安。

学校楼道垃圾箱中的冰棍纸已经盈出箱面，人们还在吃冰棍。操场上的土地只好咧开嘴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中那一

点点水分……天气已经成为人们所有交谈必备的开头。

凡是见到夏雨的老师都像事前商量好的一样打招呼：“夏雨，什么时候下呀？”

夏雨笑笑：“马上就下，马上就下！”好像她就是专司下雨的龙王。

夏雨微笑着走进教室，发现今天有些异样。往常那可以令人理解的懒散浮躁的空气今天忽然变得紧张起来。学生们看着她，也同时注视着教室的另一个方向。她收敛了笑容，循着学生的目光看去。

黑板左上角的木框上用图钉钉着一张洁白的卡片。

夏雨上前两步，仔细端详着。那是一张对折得像教科书一样精美的卡片。那背面是什么图案不知道，只看见正面花边围成的空白中间写着这样几行娟秀的钢笔字：

孙成同学：

祝你生日快乐！

——同学宋爽

宋爽的名字上被打了一个×。

夏雨有几分糊涂，她不明白宋爽何以要送生日卡给孙成？且不说孙成的为人，单是一个女同学送给男同学卡片这事本身就已经犯了大忌——难道宋爽是外国人？难道孙成过生日告诉了宋爽？这卡片又是被谁捡到的？又是哪个家伙将它钉到了这个地方？……也可能这卡片本身就是假的，这小小的卡片引出她千头万绪，不知如何是好。

夏雨的面前摆着许多办法。她可以把卡片摘下来，夹在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书里,就当没有这回事,留待以后慢慢调查;她也可以把卡片摘下来,很平和地说这是很正常的友谊,有人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只能证明自己心地的丑陋;当然,她也可以当场表示她震怒的心情,让同学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宋爽低着头。孙成的头微微后倾,他冷冷地看着夏雨。

“这是谁干的?”夏雨纤细的身躯在发抖,她竭力遏制自己的愤怒,使声音不至太高太尖。

教室里安静了,没人说话,夏雨严厉的目光与同学一个个碰撞。她发现所有的目光都在悄悄地向一个方向转移。

“冷冻虾”把手轻轻一扬:“是我!”那神态、那动作就像一位成绩优秀但生性散漫的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被介绍给观众时一样。

“冷冻虾”和所有人一样也有他的生日,他的生日正是今天,但他没有朋友,除了他的父母和户口本之外,他以为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他的生日。所以当宋爽在课间送给他生日卡的时候,他有些惊奇。他的思维方式产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宋爽在那节化学课上出卖了他,现在来向他讨好。汇款单的事正是他策划的,但后果他一无所知。正当他想着再用什么办法进行报复的时候,宋爽送来了生日卡。

他微微一笑,甚至有几分满足的时候,另外几个男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开始起哄——噢噢地叫了起来。本来“冷冻虾”很可能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但局势把他逼到了死角。他的潜意识使他防卫,使他强烈地不惜一切地要保护自己。他故作镇静地将卡片递给几个男同学看,可是人家说这是秘密不好意思看。于是,“冷冻虾”便在宋爽的名字上划了